

楔子

蔡杉樂剛完美解決一封來自西班牙的商務信，心情一放鬆，忘了先偵察前後左右有無「欽差大臣」正在四處巡邏，伸出左手用叉子火速叉起一顆番茄丟入口中。唔……酸甜啊酸甜……好吃！好吃！

「咳咳。」

奇怪，打哪兒飄來的雜音？

「咳咳！」

聽到身後的咳嗽聲變得更明顯了，蔡杉樂頓時寒毛豎立，全身不動，唯獨一雙眼睛微微抬起，掃向四周。

不妙！好幾個同事一臉戒慎恐懼的往她這裡掃了好幾眼，那樣的眼神給她一種……他們正在替她唸往生咒的錯覺。

不是吧？

她加快速度咬咬咬，再咬咬咬。

「老闆，她就是負責西班牙和義大利客戶的……」

千真萬確是主管有些顫抖的聲音，蔡杉樂瞬間有種哀莫大於心死的感覺。

她聽得很清楚，是老闆，不是欽差大臣。

她持續的咬咬咬，沒想到報應來得這麼快，嘴裡的番茄不是普通大顆，這麼天荒地老的咬下去，只怕下場淒涼啊。

「蔡杉樂，沒想到還能見到妳。」

這聲音……劈腿男！

蔡杉樂猛地將番茄硬吞下肚，霍地轉身，看向主管身邊的新老闆——

戚昊威，果然是他！

「老闆，你們是舊識？」主管笑呵呵對著新老闆說話，轉過頭，朝著蔡杉樂擠眉弄眼。「杉樂，老闆特意走過來關心妳的工作狀況，還不快站起來？」

她故意慢條斯理地起身，沒什麼好臉色的與戚昊威四目相對。

「我們不只是舊識，還曾經是非常熟的熟人。」戚昊威微微瞇起的雙眼快速閃過一抹困惑，被她劈腿的前男友出現，她不戒慎恐懼或刻意討好就算了，還擺出一臉不高興的樣子，她沒搞錯吧？

「其實也沒那麼熟。」她不知道他是飯店小開，他也不知道她姊的事，這樣的兩個人，怎麼能算是非常熟的熟人？

「杉樂！」主管低聲喝斥，言下之意是：杉樂，罩子放亮點啊，新老闆的脾性大家還沒摸透，講話不要這麼直接又失禮。

「蔡杉樂，聽說妳負責西班牙和義大利客戶？」戚昊威冷冷的盯著她，故意用睥睨的姿態對她說話。

「是。」

「今晚下班前，我要看到這兩個區域所有合作關係的資料。」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整整她，不為過吧？

「全部？」蔡杉樂有些不悅的問道。

「有問題？」戚昊威涼涼反問。

「老闆，沒問題，我一定盯著她做完！」主管夾在兩人超犀利的目光中間，努力協調雙方互動，苦啊！

「原來她是需要人盯著才會做事的員工？」戚昊威冷冷一笑。找碴，不需要事實，只要有心就可以了。

蔡杉樂怒火一揚，腦門發熱，正要回嗆回去，右手突然被主管扯了一下，她知道這是要她乖乖不要說話的暗號。

「老闆，你誤會了。」主管擺出「青天大老爺冤枉啊」的姿態。「杉樂絕不是那樣的員工，她積極負責、全力以赴、認真、從不找藉口拖延……」

「資料整理好，直接送到我辦公室。」戚昊威冷冷的又道。

「是，老闆。」主管馬上立正站好應道，同時暗自呼了口氣，新老闆要是再不開口，他也找不到其他形容詞可以用來讚美蔡杉樂了。

「我是指……」戚昊威盯著她，惡意冷笑。「讓她自己送來。」

## 第一章

「天、天啊……」

蔡杉樂聽到好友在自己身旁發出驚嘆聲，顫抖等級類似電影《侏儸紀公園》中主角初次和真正的主角們，也就是恐龍本人，打到照面的瞬間，但是……哪裡有恐龍？

「是、是天菜！」

好友仍在蔡杉樂耳邊驚嘆不已。

蔡杉樂有些受不了的翻了個白眼，暗暗想著，徐可楓，妳的反應會不會太誇張了？為了搞清楚好友到底是在驚嘆什麼，她從飯店的排班表中抬起頭，順著好友充滿讚嘆的目光，看向學校體育館的游泳池邊。

只見好幾名男同學刷地起身，步出泳池，場邊被請來參觀水上活動社的同學，幾乎都把視線焦點鎖在某一個人身上。

那人穿著黑色緊身的泳褲，結實窄臀、沒有贅肉的腰桿、閃亮水珠布滿分明的六塊肌、被水光襯得水亮的厚實胸膛、陽剛頸項、性感的穩重闊肩……

「我要加入水活社。」徐可楓激情澎湃的宣誓。「我一定要加入水活社！」

蔡杉樂無言以對。

彷彿察覺到諸多愛慕的眼神，身形勇健的焦點男同學看向場邊，薄唇邪肆一撇。暗潮洶湧的騷動，在蔡杉樂身邊引爆，一千女同學非常神奇的有著同樣的想法——

「他在看我耶！」

「應該是我吧！」

嗯，應該不是在看我。蔡杉樂是最冷靜的一個，她把排班表收入包包，看了眼手機顯示的時間，揹起包包站起身，轉過頭，看著仍舊目不轉睛的好友。「可楓，我打工快遲到，先走嘍？」

有無男色，是生活問題；有沒有錢，是生存問題，相較之下，生存問題比較重要

也比較急迫。

「再陪我一下下啦！」徐可楓的雙手緊緊抓著蔡杉樂的手臂，苦苦哀求。這麼養眼美好的畫面，她怎麼捨得說走就走呢？

「我已經陪妳來看狀況了。」蔡杉樂實在很無奈。

「杉樂，妳真夠朋友！」徐可楓眷戀地看著半裸俊男。「妳可不可以再更朋友一點？」

「我不要陪妳參加水活社。」蔡杉樂直接拒絕。

「杉樂，妳真是我的知己！」徐可楓滿臉震驚的看著好友，完全解讀錯誤。「我還沒說妳就知道我在想什麼，自古以來，知己難尋，我不會放妳離開我身邊的，求求妳，千萬不要拋下我！」

真是唱作俱佳呀……

「我西語系的好同學，最近打算轉系去唸中文系嗎？」蔡杉樂有種自己即將落敗的預感，誰教她天生吃軟不吃硬。

「我等等報名入社，妳跟我一起好不好？拜託——」

要是徐可楓強勢一點、兇一點，自己肯定拒絕得了，偏偏徐可楓的大絕招是撒嬌……唉，她輸定了。

「我沒時間，要打工。」老天爺，誰來救救她？

「加入又不一定所有活動都參加，看在我上次幫妳點名的分上，跟我一起啦！」徐可楓一再苦苦哀求。

「可楓，我要賺生活費，真的沒時間參加社團。」蔡杉樂不是故意不答應，千真萬確是時間不夠用。

「只是陪我加入，給我一點安全感嘛！」徐可楓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埋頭猛勸，「這裡的人我都不認識，我覺得很不安，可是我又超想參加社團的，我們都大二了，再不參加……」

「好，停！」再扯下去，打工真要遲到了。「我知道了。」

反正陪著徐可楓到她認識新朋友，她就不會不安了吧？

「杉樂，妳真是我的好姊妹，為了回報妳，小女子今生今世願意為妳做牛做馬。」徐可楓笑得眼睛都瞇成兩條細線了。

「千萬別這麼說，現在放我去打工就行了。」

「那我幫妳報名入社嘍？」

蔡杉樂胡亂點個頭，再看了眼時間，什麼事都可以再說，但要是再不去打工，她擔心就再也不用去了……

「昊威，看上哪個女同學了？」另一邊高齊霖穿著運動服，滿臉笑意的走到萬眾矚目的焦點戚昊威身邊，拍拍他的肩膀。

「有人先走了。」戚昊威盯著快步跑離的背影。向來只有別人看他背影的分，很少他看人背影。

「誰膽子這麼大？見識過本社一字排開的猛男陣仗，居然沒受到誘惑？真不識貨。」高齊霖負責和新社員接觸，沒下水。

「別在意，世界上總有幾個怪咖，那不是兄弟你我該有所接觸的。」甲社員靠近，聳聳肩膀。

「昊威，你出馬去把她追回來，肯定手到擒來。」乙社員積極鼓吹。

「昊威不是會追求女同學的人。」高齊霖笑得很肯定。

戚昊威看了高齊霖一眼，撇唇一笑。這傢伙還真懂他。

「最好是啦！昊威那個校花前女友是怎麼來的？不可能是女神主動約他吧？」甲社員不相信的哇哇大叫。

「他那個校花前女友是學伴，主動約他去做報告，他還拒絕過人家一次，沒想到他越拒絕，對方黏得越緊。」高齊霖朝著戚昊威擠眉弄眼的。

「好、好大的打擊！」聽到如此晴天霹靂的消息，丙社員身形飄搖。

「怎麼就沒人約我去做報告？我隨時都有空吶。」甲社員憤恨不平。

「後來怎麼捨得放棄女神？」乙社員實在好奇。

「昊威對她愛理不理的，女神就劈腿了。」高齊霖說完，就見戚昊威不在乎的笑了笑。

在戚昊威的生命裡，恐怕沒有女人能永遠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，他甚至不會注意到自己錯失了什麼。

「你要好好珍惜女神，女神是種會飄然遠走的生物，你懂不懂？」甲社員努力相勸。

「對他來說沒差啦，隔壁校的女神最近跟他走得近！」乙社員爆猛料。

「隔壁校也能抽學伴？」甲社員歇斯底里的怒吼，天理何在？

「就上次游泳比賽，我們家阿威表現精湛，輕輕鬆鬆拿下第一名，對方也是水活社的，聽說……」乙社員說到這裡，突地用雙手捂著嘴巴，含糊不清的道：「啊！不能講啦，這樣顯得好像是八卦。」

「老子就是想聽八卦。」甲社員當場火大，催促道：「快說！不說小心我掐死你。」

「聽說……」乙社員看了眼戚昊威，見當事人一臉無關緊要，才放下手，接著續道：「當天比賽完，玲玲女神主動跟阿威要聯絡方式。」

「這麼香豔刺激？」甲社員怔住。

「更香豔刺激的是——」乙社員一臉神祕兮兮的模樣，故意吊人胃口。

「還有更刺激的？」丙社員持續在風雨中飄搖。

「老天爺你好不公平，既生瑜，何生亮……」其他社員哀怨的哀號。

「玲玲女神利用交換聯絡方式的巧招，慢慢靠近我們家的阿威，趁他專心輸入訊息時，出其不備……」乙社員說到緊張處，猛地停頓，根本專業說書人。

「她到底做了什麼？」甲社員的好奇完全被挑到最高點。

「拜託，千萬不要是那個……」丙社員內心抖顫。

「偷親冠軍嘴唇。」乙社員徐徐公布答案。

此話一出，眾人一片默然。

最後是由甲社員先開口，他自我反省道：「我是不是該猛練泳技？」

「居然真的是……」丙社員黯然神傷。

「不過阿威剛好側過臉，玲玲女神只親到臉頰。」乙社員猛地來記回馬槍。

「暴殄天物啊！」甲社員低吼。

「據說……玲玲女神從此纏著我們家阿威。」乙社員用這句話做結論。

高。

真高！

眾人佩服的眼神掃向戚昊威，他卻恍若未聞，依然看著蔡杉樂離去的方向。

「這是天意，絕對是天意！」

蔡杉樂沒有回應，而是看著遊覽車窗外那越來越偏僻的景色，捫心自問，她怎麼就被徐可楓說服了？

不對，嚴格來說，她是被老姊說服的一一

可楓特地買東西來我們家，還跟守嵐玩得那麼開心，可見她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去。因為我身體的狀況，你從沒參加過畢業旅行，剛好你的打工有個空檔，姊姊希望你去。

「杉樂，謝謝你陪我參加兩天一夜的社團活動。」徐可楓打開一包杏仁脆餅，遞到好友面前。

蔡杉樂的姊姊身體不好，沒辦法工作，蔡杉樂才會這麼拚命打工賺生活費，不但沒有時間參加社團活動，更沒有休閒娛樂可言，這一次難得時間剛好OK，大家出來玩一玩，放鬆一下精神，絕對對身心健康很有益處的。

「只是剛好這週飯店沒喜宴。」蔡杉樂拿出一片脆餅吃著。喀滋……

「所以我說這是天意。」徐可楓笑得一臉得意，也喀滋喀滋吃了起來。

「期末考都考完了，你怎麼還沒交到男朋友？」

「我加入水上活動社是為了學游泳，不是為了交男朋友。」徐可楓表明立場。

「喔？」蔡杉樂挑高眉，曖昧的看著好友，當初不知道是誰受到男色誘惑，嚷嚷著一定要加入社團的？

「當然啦！陽剛體魄也很重要，不過那是附贈的獎品，不是我想要購買的商品本身。」徐可楓不好意思笑了笑。

「聽說有些人購買某個商品，是為了拿到贈品。」

「我不是這種人。」

「喔？」參加社團是商品，男朋友是贈品，此屬正常交友途徑，怎麼徐可楓就不是這種人了？

「你我都沒交男朋友就知道啦！」

「這倒也是……」

「我想要的男人不是生鮮猛男，而是細水長流、很有責任感的那種。」徐可楓笑著強調。

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妳默默替我擔心什麼啊？」

蔡杉樂正要回話，突然有人從後方的座位站起來，對著她們說道——

「兩位，妳們是在擔心這趟旅行有危險嗎？」

「齊霖，聽說你們過幾天要參加游泳比賽？」徐可楓的注意力馬上被轉移。

「要不要來替我們加油？」高齊霖熱情的提出邀請。

「好啊！」徐可楓答應得相當爽快。

「杉樂呢？」高齊霖把頭轉向。

蔡杉樂正要拒絕，就聽見說話聲透過麥克風傳來——

「各位同學，下車後，先坐船到小島上，等大家把自己安頓好，打場沙灘排球，接著吃午餐。吃完午餐，先去划獨木舟，晚上還有營火晚會，明天海泳、浮潛結束後，直接踏上回程。」泳隊教練說到這裡，遊覽車剛好停下。「游泳隊的同學這兩天好好放鬆，回去後進行魔鬼訓練。」

「教練，休息一、兩天啦！」

「對啊，會死人耶！」

「我會過勞死。」

泳隊同學痛苦哀號，除了兩個人，一個是滿臉笑意的高齊霖，另一個是滿臉不在乎的戚昊威。

「好了，廢話少說，通通給拎老師下車！」泳隊教練一聲怒吼，大家乖乖下車坐船，到了島上先放行李，準備來場沙灘排球。

一記高飛球，排球遠遠衝往大海方向。

蔡杉樂剛好站在右後方位置，見排球奔向自由的大海，連忙衝出去撿球，可是她運氣不好，排球飛出正常範圍，高速滾向營地和海之間的落差石階。

排球，你行行好，別再跑了……

她追得辛苦，眼見排球就要滾出約一百公分高的落差石階，一旦滾下石階，接下來是沙灘，不遠處就是汪洋大海。

自己到底為了什麼非得追著一顆球跑？

跑得這麼累，賺不到一塊錢就算了，參加這次活動還要繳交一千五百元，心疼啊！

把這些錢用來替姊姊買點營養的東西吃，或是帶外甥去夜市逛一逛，多好，偏偏……

「啊！」蔡杉樂驚呼一聲。

不是吧？排球等等我，千萬別掉下石階！求……求你了……排球大人。

彷彿存心跟她作對似的，排球越滾越快，一頭撞上微微凸起的石面，彈離地面幾公分，再往下縱身一跳，一路衝往沙灘。

慘了！她快速衝向石階，想跳下去追球。

怎知一抹人影速度比她更快，她才剛察覺有影子靠近，下一秒人影便帥氣的跳下

石階，衝過沙灘，搶在排球剛碰到海水的那一剎那，把球撈了回來。

蔡杉樂感激的想，如果沒有這位背光的仗義之士相救，排球的命運恐怕改寫，從人們手中的《排球英雄列傳》，成了《排球飄流記》。

仗義之士用打保齡球的姿勢，將排球精準地滾到她面前，畢竟場上還有許多人等著排球歸來，好繼續進行比賽。

排球先撞上石階，往上彈起，等她意識到對方的意思，伸手要去接時，排球又往下墜，重新落回沙灘上，再滾回仗義之士腳邊。

背光的仗義之士，身形黑而巨大，見球跑回來，輕鬆接住球，再使勁往前一拋。這次排球撞上石階，彈得老高。

有了剛才的經驗，蔡杉樂終於順利接住排球，趕緊往回跑，回到場上，果然看見大家等得不耐煩，一直在罵施力過猛的男同學。

她左右看看，自己加隊友總共六個人，沒少人啊，那剛剛幫忙衝出去撿球的人是誰？

雙方先開打，忽地，一抹白影衝回敵方場上，剛歸隊，就準準趕上高齊霖托得老高的球。

只見那人縱身一躍，跳得比排球網還高，高舉左手臂，往下重力狠拍，一記狠狠殺球直逼蔡杉樂眼前——

島上小屋雖然大，卻簡陋，用薄木板隔成兩邊，都是通鋪，水活社和其他團體各位一邊。

水活社住的這個區域又用蚊帳隔成兩部分，男同學住在前方，女同學住在後方。蔡杉樂坐在靠近門口的地方，她右手臂上的傷口已經消毒過了，而戚昊威向民宿老闆借來急救箱，正在替她包紮。

「抱歉，我以為妳會閃開。」他只要一想起殺球過網那一瞬間，她非但沒閃開，還一副準備要接球的樣子，他的心還是會忍不住狂跳。

那顆球專門衝著她去，早知道她死活要接，他也不敢使出全力去打，結果球是接到了，她人也重摔在地，好好的白手臂被石子地刮得紅腫破皮一大片，看得不少同學驚呼連連。

其實排球場地有兩邊，但沙灘上的場地被其他人捷足先登了，他們只好在上方的石子地場地打。

「我們在比賽，怎麼可以閃開球？」她不解的看他一眼。有沒有贏球在其次，運動家精神不能丟。

「一般女生看到殺球都不會接。」戚昊威暗示她應該閃球，不是接球。

「所以你覺得我很 Man？」她自有自己的解讀。

「女子漢。」他投降，笑著搖頭。

「謝謝讚美。」在飯店工作時，也有人這樣說過她。「謝謝你幫我撿球。」

「我要回報。」他瀟灑一笑。

「啊？」

「下下禮拜天游泳比賽，妳來幫我加油。」抓到機會就出手，高手中的高手。

「我可能要打工，恐怕不……」對她而言，時間就是金錢。

「說定了。」霸道式自作主張。

誰跟 he 說定了？蔡杉樂正要抗議，徐可楓和高齊霖雙雙出現。

「杉樂，要不要緊？我早就想來找妳了，可是齊霖抓著我下場比賽，說比完再來看妳，還說戚昊威很會包紮，妳不會有事。」徐可楓一臉擔心。

「我沒事，只是手有點破皮而已。」蔡杉樂不提剛剛用消毒水清洗傷口時，她痛得齜牙裂嘴，笑著安慰。

「誰說沒事，一條手臂都包成什麼樣了……」徐可楓輕輕捧著好友的手臂，心疼的上下左右仔細瞧。

「氣氛有點曖昧。」高齊霖吹了聲口哨，手臂枕在戚昊威的肩膀上，睨了他一眼，笑問道：「出手了？」

戚昊威懶洋洋的瞥了好友一眼，沒吭聲。

「差不多要吃午餐了。杉樂，妳在這裡等著，我幫妳端過來。」徐可楓很自責，要不是她硬拉著好友來，好友也不會受傷。

「我幫她端。」戚昊威馬上起身說道：「是我害她受傷的，我會負責到底。」

「我想到餐廳吃飯。」蔡杉樂也跟著站起身，左手挽著徐可楓就要走。

開玩笑，她不想再和他單獨相處。

「可是妳……」戚昊威想阻止。

「我沒事，真的。」蔡杉樂拉著徐可楓，加快腳步。「走吧。」

見她們離開，高齊霖一屁股坐在蔡杉樂剛才坐的地方，幸災樂禍的問道：「遇上對手了？」

戚昊威自信一笑。

「別笑得那麼有自信，我告訴你，這種劇情我看多了，通常你越覺得不會滑鐵盧的地方，特別會滑鐵盧，不管用在什麼人身上都很準。」高齊霖挑釁一笑。

「我沒那麼多鐵盧好滑。」戚昊威斂起笑容，沒好氣的道。

「我看你就滑了幾次，先是幫人家撿球，我就覺得奇怪，跟她同一隊的人是我，怎麼衝出去幫她的是你？這我就不跟你計較了，詭異的是……」高齊霖挑了挑眉。「上一秒你明明還幫著人家，下一秒就翻臉害人家受傷，兄弟，你這招太高了，我看不懂核心要領是什麼，要不要解釋一下？」

戚昊威睨好友一眼。

誰想害她？他只是單純希望她能注意到自己，畢竟她要是不注意到他，又要怎麼喜歡上他？但誰知道她脾氣那麼怪，居然硬是要接他的重磅殺球。

為了不讓她有猶豫的機會，他刻意火力全開，一般人絕對毫無懸念，先閃再說，恐怕連高齊霖這小子都要考慮一番，所以當他看到她毫不遲疑的衝上前接球時，他直接愣在原地。

她到底有什麼毛病？

當天晚上，成了獨臂神尼的蔡杉樂根本無法洗澡，戚昊威弄來一大桶熱水，把她帶到比較沒人的地方，他負責擰毛巾給她擦澡，來來回回十多次才算完畢，之後他像沒事人似的回到房裡，壓根沒提過這件事。

他這樣的舉動讓蔡杉樂相當錯愕，連身為好友的徐可楓都沒注意到她的需求，他卻注意到了？

隔天，大家下海對抗炎炎烈夏，徐可楓推說身體不舒服，沒下水，陪在蔡杉樂身邊，坐在岸邊看大家玩。

戚昊威大步流星走到兩人面前，還沒說話就先笑，笑得徐可楓失去反應能力，蔡杉樂則是馬上提高戒備。

「我來繳械。」他脫下手錶，舉到蔡杉樂眼前。

他來什麼？蔡杉樂皺眉。

見她沒反應過來，戚昊威直接抓起她沒受傷的左手，把手錶、手機、錢包統統放到她掌心上。

戚昊威不是唯一的繳械者，其他泳隊的人見狀，紛紛靠過來，把重要財物交給蔡杉樂，見她一隻手很快就滿了，這才轉移陣地，改寄物在徐可楓那邊。

蔡杉樂很少出席社團活動，後來她才知道，這是社團內部的慣例，因為大家下水不方便帶著東西，沒下水的就發揮同學愛幫忙保管。

這本來沒什麼，偏偏戚昊威一副衝著蔡杉樂去的樣子，實在太過曖昧，搞得幾個調皮的男同學一陣鬼哭神號。

徐可楓向來單純，看大家鬧得歡，也沒想太多，跟大家傻樂著。

蔡杉樂卻覺得尷尬又無言，只好拚命假裝沒察覺到濃濃的曖昧氣氛。

那天遊覽車回到學校，大家分道揚鑣時，戚昊威特地從蔡杉樂面前飄過，丟下一句，「記得來看比賽。」

她被他那雙炯目盯得渾身發燙，而且他不等她回話，長腿一邁就火速不見人影。

會不會去、能不能去，不是她說了算，得看咖啡店和飯店的排班表。

她打工的飯店在東區，咖啡店在學校附近，或許老天爺暗中幫了忙，當天飯店沒喜宴，咖啡店店長也沒排她的班。

所以要去……嗎？

要是以前，她絕對不會浪費時間想這種問題，因為比起這類去看比賽幫忙加油這種奢侈的行為，打工賺錢比較實際，就算沒打工，在家陪外甥玩也不錯，況且這次參賽的人之中又沒有徐可楓，特地為了戚昊威去……有必要嗎？

不知道為什麼，她難得陷入了糾結。

比賽前兩天，蔡杉樂出門打工時還是大晴天，下午打工完回家，突然烏雲密布，下起滂沱大雨。

嘩啦啦……嘩啦啦……

這哪是下雨，分明是老天爺往地面倒水。

她快跑到騎樓躲雨，才短短幾秒鐘，身體就溼了大半，包在薄長袖上衣底下的右手臂，傷口開始發熱發癢。

這幾天為了能正常打工，她都穿著薄長袖掩人耳目，有人問，她就推說怕曬黑，也沒人多加懷疑。

「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低沉微訝的嗓音在她頭上響起，她直覺抬頭一看——

說曹操，曹操就到。

「你又為什麼在這裡？」她不答反問。

「泳隊練泳。」戚昊威回道。

蔡杉樂點點頭。

也對，過兩天就比賽了，現在是最後衝刺階段，想起社團辦公室內一整排的獎盃，泳隊好像滿強的？

猛然醒神，她發現自己對比賽日期記得一清二楚，難道她真的想去幫他加油？憑什麼？他跟她非親又非故……

「比賽那天會來吧？」戚昊威發現以往負責找話題聊天的大多都是女生，如果女生自己悶不吭聲，那也不難辦，他隨便編個藉口說有事，就能輕鬆脫身，偏偏遇上她，他就想要跟她多相處一會兒，就算她沒話題沒關係，話題由他來找，滿腦子都是。

「再看看。」蔡杉樂故意不正面回答。

戚昊威看她一眼，問道：「沒帶傘？」接著想起她手臂上的傷應該還沒痊癒，不能淋到雨。

「忘了。」她淡淡的道。

「我的給妳。」他把傘遞到她眼皮子底下。

「不用了。」她不想欠他人情。

「剛游泳完全身溼的，淋不淋雨其實沒差。」戚昊威很堅持。很少人會拒絕他的好意，不管是學校同學或奶奶要他認識的社交圈朋友。

「真的不用……」蔡杉樂一改含糊態度，堅決拒絕。

他二話不說，直接把傘塞入她手中，三步併作兩步跑到雨中，回頭，衝著她大喊，

「比賽當天再還我！」

「我沒說要去！」她也喊回去。

幹麼非要她去看比賽？少她一個喊加油的，又不會影響比賽結果。如果贏了，在社辦直接看獎盃不行嗎？萬一臨時有工作，這不是耽誤她賺錢嗎？

「記得喔！」戚浩威朝氣十足的爽朗大喊。

他有沒有在聽別人講話？

「我沒說——」她想解釋。

「我等妳！」他不聽解釋。

一句「我等妳」，像顆小石頭落進蔡杉樂的心裡，緩緩沉入心底。

比賽那天，蔡杉樂拿著要還給戚昊威的傘要出門，才剛穿好鞋，就接到咖啡店打來的電話，說有人臨時有事請假，問她能不能幫忙代班，薪水是誘人的一點五倍。經過一番掙扎，她最終婉拒。

她踏出家門，為自己拒絕店長一事暗自反省，為什麼要跟錢過不去？應該答應店長的啊！

她正要關上門，就聽見外甥放聲大喊——

「媽咪？媽咪！」

等蔡杉樂衝回屋裡，赫然驚見地上一只摔破的馬克杯，姊姊終於不敵多年來的病痛折磨，倒在地上昏迷不醒。

而那一天，戚昊威遲遲沒有等到蔡杉樂出現，金牌掛在脖子上，他的臉上卻毫無笑意。

從那天起，她和他往反方向移動，離對方越來越遠，連雨傘也是徐可楓拿去社辦還給他的。

那把傘，一直放在社辦。

直到他們畢業，都沒有人帶它回家。

## 第二章

大學畢業後，蔡杉樂火速找了份倉管的工作，先有工作比較重要。

接著她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累積經驗，跳槽到一家頗具規模的快遞公司，內勤人員有五名，快遞人員則約有五十多人。

老闆中午和經營網路商城的客戶有約，聽說對方也是某大畢業的，隨口問一句，有誰也是某大畢業？蔡杉樂中標，舉手坦承。

此刻，蔡杉樂提著公事包，和老闆踏進餐廳。

她看看四周環境，餐廳在徐可楓的公司附近，如果合約進行順利，老闆心情一好，說不定就地下班，她還可以找徐可楓出來吃頓晚餐。

沒多久客戶來了，老闆趕緊起身迎接，她也跟著站起來，當她的視線與對方四目相交，周遭彷彿在瞬間跟著安靜下來。

戚昊威？！

她難掩驚愕的瞪大雙眼。

她沒想到還會遇見他，而且是在這種逃不開的場面……

戚昊威眼底快速閃過一抹訝異，但他隨即收斂心神，和老闆客套問候幾句，雙方坐下後，才正式把焦點移到她身上，他擺出老朋友的姿態問候，「嗨，杉樂，好久不見。」

「你們認識？」老闆驚訝。

「何止認識。」戚昊威盯著她臉上的不自在。「大學時期我們參加同一個社團。」

「認識就好、認識就好。戚老闆，只要你把生意交給我們，保證不會讓你失望。」老闆呵呵笑開。

蔡杉樂緊張的吞嚥數下，看著戚昊威說話時露出潔白迷人的牙齒，不知怎麼聯想到迅猛的鯊魚？

印象中，他在水活社時有個綽號——鯊子。

鯊魚是海中霸主，而他只要參加游泳比賽，就一定拿冠軍，聽說還有另一層意義，情海中的鯊魚；至於子嘛，是類似孔子、孟子之類的尊稱。

替他取這個外號的同學，真不知該說他有創意好呢，還是吃飽太閒？

蔡杉樂下意識閃避戚昊威炙熱的視線，心情七上八下的。如果老闆知道她曾經爽他約，恐怕很難笑出來。

「失望一次就夠了，我沒興趣再來第二次。」戚昊威露齒一笑。

蔡杉樂的心猛地一縮，果然是鯊子，咬人必見血。

「戚老闆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老闆愣了愣，傻傻追問。

「杉樂，妳說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戚昊威把球撥到她眼前。

「戚老闆……」蔡杉樂鼓起勇氣直視他。

「我喊妳杉樂，妳卻喊我戚老闆？」戚昊威又是一笑。「關係似乎不太對等。」看著眼前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，她深吸一口氣，解釋道：「那次爽約沒去看你比賽，是家裡臨時有事。」不是故意爽約。

「不是故意不來？」戚昊威臉色一沉。

「不是。」她沒躲開他審視的目光。

空氣凝結，兩人視線交會產生的電流，不斷發出恐怖的滋滋聲。

戚昊威率先移開視線，若有似無的點點頭，似乎接受了她的說法。

看見他的反應，蔡杉樂鬆了口氣，放心了。

幸好他願意相信……

「原來你們以前是情侶？」老闆總結出滿懷個人希望的結論。「這就好辦了。」

「老闆，你誤會了，我們沒有交往過。」她趕緊跳出來澄清。

戚昊威再次沉下臉。

「啊，戚老闆，抱歉抱歉，我沒搞清楚……」老闆見狀，連忙低頭道歉。合約都還沒開始談呢，他就已經被這兩人之間的關係搞得團團轉，而且氣氛還有些僵凝，這該如何是好？

「不完全是誤會，杉樂是我第一次主動追求的女生，不是沒交往過，是還沒正式交往。」戚昊威笑看著她。「難得再次相遇，就說明了我們有緣，不是嗎？」

蔡杉樂這才發現，在他技巧絕倫的引導下，所有矛頭統統指向她，他是怎麼辦到的？

「對對對！有情人終成眷屬。」老闆忙不迭的附和。

她低頭看向桌面上的合約，赫然驚覺自己並非坐在椅子上，而是站在下方是萬丈深淵的懸崖邊。

「這份合約我會簽。」戚昊威注意到她看合約的動作。

「多謝多謝！」老闆臉上堆滿笑意。

「不過……」戚昊威又道。

蔡杉樂看著他那帶著幾分邪氣的笑容，心中閃過不妙預感。

「我只跟她簽。」

自一年前姊姊蔡杉嵐病倒後，幾乎就等於以醫院為家了，而蔡杉樂都是每天下班後，從安親班把外甥守嵐接到醫院和姊姊一起享用晚餐，之後她再帶著守嵐回家。蔡杉樂才剛吃完飯，正要去切點水果，徐可楓就打來了，她馬上走到病房外接起手機。

「杉樂，聽說妳到我公司附近談合作，怎麼沒約我出來吃飯？」徐可楓劈頭就問。

「老闆沒說可以直接下班，我還得回公司……不對啊！」話說到一半，蔡杉樂心一涼。「妳怎麼知道我到妳公司附近？」

「要不要猜猜我遇到誰？」徐可楓哈哈大笑。

「不會是……」

「戚昊威還是那麼帥！」徐可楓等不及她問，自己招了。「聽說他自己開網路公司，同時準備接手奶奶的飯店，真是曠古少見的文武全才。」

「妳遇到戚昊威？！」多災多難的一天。

「我們還聊了很多，聽說以後你們有生意上的往來，會常常聯絡？」徐可楓興高采烈，彷彿這是件大喜事。

「大概是吧……」唉……

「我都跟他說了喔！」

「說什麼？」蔡杉樂的眉頭詭譎的抽動兩下。

「其實也沒什麼，就說妳當年也對他有好感……」

「我有嗎？」她沒有吧。

「太、太恐怖了！」徐可楓大驚小怪的喊道：「妳跟他說了一模一樣的話。為了解釋清楚，我只好把妳從不參加課外活動，熱衷打工的事都告訴他了，包括妳認真考慮去比賽現場替他加油的事，講了老半天，才說服他你們絕對是郎有情妹有意。」

「徐、可、楓！」蔡杉樂臉上頓時三條線。

「如果不是杉嵐姊昏倒送醫，妳本來真的會去啊！說不定你們當天就會開始交往，我有強烈的預感……」徐可楓直率的道。

「我一定要掐死妳！」蔡杉樂咬著牙道。當時她是有去的打算，問題是已經事過境遷，現在說這些有什麼意義？

「杉樂，戚昊威絕對稱得上是人間極品，當初在水活社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」徐可楓積極敲邊鼓。「那麼多女同學追著他，偏偏他追著妳。兩天一夜活動有多少人參加，為什麼他只打電話向妳確認？我知道妳忙著打工沒談過戀愛，初次動

心就遇上水中蛟龍，是我也會害怕，可是妳還是要鼓起勇氣，不要白白錯過戀愛機會。」

「妳眼中的水中蛟龍，正磨刀霍霍拿合約威脅我！」蔡杉樂氣得低吼。人活著真不容易，三不五時就要斬妖除魔。

「這是一定要的啊！」

徐可楓的回答，大大震驚了蔡杉樂。

哪有這種一定？

「杉樂，為了跟妳做朋友，我費了多少力氣妳知不知道？」徐可楓開始掰手指頭一一細數。「拉妳陪我參加社團，必須使勁撒嬌，拜託妳陪我參加兩天一夜的活動，除了撒嬌，還得看運氣。我跟妳撒嬌是天經地義，水中蛟龍跟妳撒嬌還是水中蛟龍嗎？」

蔡杉樂還真的無法想像鯊子撒嬌是什麼樣子，大概地球會毀滅掉吧。

且慢！現在的重點不是這個！

「杉嵐姊曾經拜託過我一件事，我一直沒跟妳說。」徐可楓的口氣突然變得憂鬱。

「我姊拜託妳什麼？」她態度突然轉變？是因為……

「她是不是跟妳講過，一旦談戀愛，先不要把她身體的事告訴對方，如果妳想講，必須先經過她的同意？」

「嗯，我姊是這麼說過。」

「其實妳姊還跟我說過一件事。」徐可楓重重嘆口氣。「她說她二十歲就生下守嵐，她覺得妳都大學畢業了還沒交過男朋友，是不是因為她和劉宇勤的事，害妳不敢接觸感情？」

「我姊真的這樣說？」蔡杉樂胸口一窒。

「千真萬確，所以我只好把水中蛟龍的事……」徐可楓越說越小聲，「稍微跟她提一下，讓她安心。」

「妳把戚昊威的事告訴我姊？」

「妳放心啦，我沒說你們交往只差臨門一腳，沒踢出的那一腳是因為她突然昏倒送醫。」

蔡杉樂沒吭聲。

「我以為你們鐵定在一起啊，畢竟誰能拒絕得了水中蛟龍？」徐可楓急得低喊，

「後來杉嵐姊問我，我都含糊帶過，不然就專心跟守嵐玩，只說你們斷斷續續有聯絡，只是還沒走在一起。」

「現在確實恢復聯絡了。」蔡杉樂又忍不住嘆息。

「所以妳一定要好好把握！」徐可楓高舉「戀愛加油」的巨大旗幟，一腳踩在椅子上，大聲吆喝「戀愛加油、戀愛加油」。「別老拚命賺錢湊醫藥費，偶爾也要為自己想想，讓杉嵐姊放心。」

蔡杉樂不再說話，心頭重重一沉。

原來姊姊一直默默擔心她的感情事，明明姊姊的身體越來越不好，居然還要擔心她這個妹妹……

談妥合約細節，戚昊威讓祕書處理列印合約、用印等瑣碎的後續動作，他和蔡杉樂坐在公司會議室內等待，兩人四目相對，他不說話，她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。

「聽說妳也對我有意思。」戚昊威聽到自己用了「也」這個字，不由得微微一愣。經過這麼多年，他依然沒放下她。

當初因為年輕，拉不下臉主動問她為什麼沒來，如今回頭看，才發現以前的堅持有多無聊。

徐、可、楓！杉樂內心哀號加怒吼，表面上還得裝作若無其事。

「當年我真的打算去看你比賽。」不過這一切都過去了，現在沒有必要再提起，而且他……應該也交女朋友了吧？

「現在沒意思了嗎？」他追問道。

「啊？」她怔怔的看著他，一股熱氣從腳底竄上臉頰。

戚昊威雙目炯亮的端詳著她，越看越滿意，嘴角往上揚了幾度，而後做出結論，「臉紅，代表還有意思。」

「我不是……」

蔡杉樂想要解釋，卻被他強勢的打斷——

「難道臉紅是討厭我的意思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她有種被耍得團團轉的錯覺，真的只是錯覺嗎？

「不是對我沒意思就好。」戚昊威主導談話走向，接著又問：「妳怎麼說？」

「我怎麼說？」蔡杉樂愣住了，他一直牢牢握著麥克風，現在卻突然把麥克風交給她，是要她說什麼？

「妳沒來看我比賽，我以為妳對我沒意思，現在證實這是誤會，難道我們不該試著交往看看？或者……」他表情一沉，定定的盯著她。「妳現在有男朋友？」

「是沒有……」沒必要撒這種很快被揭穿的謊言。

「剛好我也沒有女朋友。」他滿意笑開。「晚餐想吃什麼？」

「那個……」他們已經討論完話題一了嗎？

「妳喜歡吃中式合菜，還是西式餐點？」戚昊威絲毫不給她說不的機會，持續追問。

「中式合菜，不過……」話題一應該還沒聊完吧？直接想衝去吃飯，是有這麼餓嗎？

「走吧。」他已經站起身了。

「去哪？」她傻傻跟著起身。

這裡是他的公司，主人起身，她還坐著很奇怪，可是這一站，搞得好像真打算和他去吃飯似的。

「有間飯店的京菜還不錯。」戚昊威答應過奶奶，不能主動向別人透露他是飯店繼承人的事，不過奶奶沒說不能帶女朋友到飯店吃飯。

飯店離公司近，料理也有品質保證，做為他們交往後的第一個約會地點，對他來說很有意義。

意義？

他怔住，他以往談戀愛什麼時候在乎過意義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？那不符合他的個人風格，怎麼一遇到她就老是變了樣？

「可是合約……」蔡杉樂見他打開門，還比出「請」的動作，腦袋終於反應過來。

「我們先吃飯，慶祝我們終於在一起，合約讓祕書送來飯店就行了。」戚昊威走過來，一手輕壓她肩膀，引領她往外移動。

「慶祝我們在一起？」好不容易回到話題，怎麼直接奔著這個結論去？還摩拳擦掌等著要慶祝？

沒多久，兩人來到飯店，桌上擺了六菜、兩湯和三道精緻的點心。

杉樂吃得肚皮都鼓起來，才依依不捨的放下筷子。這些東西真好吃，可惜她沒有兩個胃。

「合不合妳胃口？」戚昊威見她放下筷子，問道。

「很好吃。」

「好吃就帶一份當消夜。」說完，他馬上轉頭叫來服務生，吩咐原桌菜餚再準備一份帶走。

「我很飽了。」不要說消夜，連明天的早餐都提前裝在肚子裡了。

「我想寵我的女朋友，妳有異議？」

一句話，堵得蔡杉樂暫時失去抗議能力。

等服務生飄然遠去，她才意識到他說話邏輯有問題。「如果你的女朋友剛好是我，你最好還是問我一下比較好。」整個晚上一切由他主導，她倒成了擺設？

生氣了？戚昊威見她似乎有些不高興，嘴角不自覺大幅度上揚。對他生氣總比對他客氣好，有進步。

他正要說點什麼，放在桌上的手機突然振動，他本不想接的，可是一看是國際電話，還是義大利打來的，不能不接。

「抱歉，我接個電話。」他抓著手機起身，主動解釋道：「我正在跟義大利那邊的公司談合作，今晚必須確認。」

「我們吃得差不多了，其實可以……」

蔡杉樂正想說解散，卻被他一個冷厲的眼神制止。「我們交往第一天，不能草草吃個飯就算完畢。」

「吃得這麼豐盛，怎麼能叫草草吃個飯？」說話要憑良心啊，這些料理如此優秀，被他一說身價火速暴跌，她彷彿聽到這些菜正在大喊著冤枉啊……

「給我十分鐘。」戚昊威堅持先講完電話再說。

「嗯，你快去。」蔡杉樂妥協了，畢竟公事要緊，要是再耽擱下去，萬一沒聯絡

上怎麼辦？

他對她笑了笑，緩步走開，模樣比她還悠哉。

他離開後沒多久，一個宛如名模般精雕細琢的女人來到桌邊，雙手抱胸，無禮又不客氣的上下打量著她。

蔡杉樂起初以為自己有什麼問題，後來對方一開口，她才發現有問題的人是對方。十分鐘不到，戚昊威踩著自信愉快的步伐回來，正好看到美豔女人離開，他一坐下來，馬上問道：「她跟妳說什麼？」

「她說她叫玲玲。」蔡杉樂乖乖回答。

「我知道她叫什麼名字，她跟妳說了什麼？」他又問了一次。

「你認識她？」

「不熟。」他皺眉。

「她問我跟你是什麼關係。」她不打算隱瞞。

「妳怎麼回答？」戚昊威嘴角上揚。

「我騙她說……我是你的女朋友。」蔡杉樂想起自己說這話時，對方一臉不屑的瞪著她幾秒，接著轉身就走，她招誰惹誰了？

「妳騙她？」他臉上的笑容不見，危險的瞓起雙眼。

「誰教她來勢洶洶，我被她搞得有點火大。」如果不是對方太無禮，她也不會故意略帶挑釁的回話。

「妳騙她妳是我女友？」戚昊威持續糾結在這個問題上頭。

「我是嗎？」蔡杉樂不解反問。

「妳不是嗎？」他的表情又變得更危險。

見他一副不痛快的樣子，她霍然一笑。「那就是吧。」

「這還差不多。」戚昊威鬆了口氣，隨即想到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。「話說回來，妳不吃醋嗎？」

如果她對他有意思，照理說要吃醋才對。

「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如果我們已經在一起，吃醋的人應該是她，不是我。」蔡杉樂絲毫不覺得有吃醋的必要，比起難看的大吃飛醋，不如好好把事情釐清比較重要。

「把如果去掉。」他不高興的低哼。

「啊？」沒頭沒腦的，他說什麼呢？

「以後談到我們的關係，不要用假設語氣。」戚昊威有些氣惱。

換作以往，在意這些無關緊要小細節的，通常是他身邊的女伴，如今對象一換成她，他反倒成了小鼻子小眼睛的人。

莫非天底下真有報應這回事？

「那要用什麼語氣說話？」

「當然是……算了，什麼都不用說。」他解釋到一半，挫敗放棄。

「什麼都不用說？」蔡杉樂困惑的瞅著他。

他那樣子明明不像想算了，眼底還有怒火，嘴角卻可疑的上揚了好幾度，情況相

當詭異。

「像這樣……」人高馬大的戚昊威迅速起身，上身躍過桌面，趁她毫無防備之際，一掌扶著她的後腦，低頭，迅速吻了她的唇。「……就可以了。」

餐廳入口，一名貴氣逼人的老奶奶盯著蔡杉樂，身邊站著剛才在電梯碰到的祕書。

「手中那份合約是給她的？」老奶奶冷著聲音問。

「是的，董事長。」祕書點頭。

老奶奶不悅的打量著蔡杉樂。

孫子怎麼搞的？有父母當前車之鑑，他還想重蹈覆轍？為了錢而靠近他的女人絕對不可以碰，她從小就跟他耳提面命，他到底有沒有把她的話聽進去？！

「把合約拿去吧。」老奶奶輕哼一聲，轉身就走。

到底是年輕氣盛，遇上喜歡的就非交往不可，一交往就暈船，根本分不清有些女人最好敬而遠之。

老奶奶踏進飯店大廳，舉目，看著華麗的大盞水晶吊燈。

這間飯店被拜金兒媳婦賣過一次，兒子為了填補老婆搞出來的金錢缺口，工作過度而過勞死，要是祖傳的飯店再被變賣一次，她已經老得沒力氣再奪回來了。

當年她任由兒子自由戀愛娶妻生子，結果得到什麼？

兒子過世，媳婦半年後改嫁富商，隔年車禍猝死，留下一屁股債務給她，唯一值得慶幸的是，還有孫子陪著她。

她不會讓當年的慘事再次發生！

搞定工作！

蔡杉樂一邊注意時間，一邊勤手關機、收拾桌面。

包包裡的手機在這時振動。

她拿出手機，點開訊息——

戚昊威：下班了？

蔡杉樂：剛完成工作，你在公司樓下了？

戚昊威：我是在公司樓下，不過是我這邊的公司。

蔡杉樂：怎麼了？

戚昊威：晚上又有商業餐敘。

又？蔡杉樂呆住。

這禮拜他幾乎天天加班應酬，今天是星期五，也不能例外？他們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好好坐下來一起吃頓飯。

雖然才正式交往沒多久，當初又有點被他趕鴨子上架的感覺，可是不知怎地她總覺得兩人好像已經在一起有一段時間了，她也沒想過她會這麼快就如此投入，每

天都會不自覺想著他、想看到他。

戚昊威：生氣了？

蔡杉樂：你認真工作，我有什麼好氣生的？你安心好好工作。

戚昊威：晚上沒辦法陪妳，妳打算怎麼解決晚餐？

蔡杉樂：回家煮個麵吧。

戚昊威：這邊結束後我去找妳，不過，時間可能會有點晚。

蔡杉樂看著手機，忍住想和戚昊威見面的渴望，心想姊姊快要動手術了，今晚她還是請徐可楓幫忙照顧守嵐，她去醫院陪陪姊姊吧。

蔡杉樂：不用啦，弄到那麼晚，你應該也累了，早點回家休息吧。

訊息傳出去之後，他很快就已讀，但是她等了一會兒，並沒有等到回覆，她想，也許他在處理什麼事情沒辦法回吧。

蔡杉樂正想把手機放回包包裡，沒想到手機又振動起來，她馬上點開訊息——

戚昊威：我想妳。

怦、怦……心跳如雷。

她還沒來及打字，又收到他傳來的訊息——

戚昊威：妳不想我嗎？

怦！怦！怦怦！

當然想！蔡杉樂聽見自己過快的心跳聲，一股甜蜜熱氣直衝雙頰，可是越想快點回訊，手指越是不聽使喚。

從來不覺得手機按鍵太小，直到這一刻……

她才剛打好第一個字，內線電話就響了，她馬上接起——

「杉樂，進我辦公室一趟。」

她回道：「是。」

等她從老闆的辦公室出來，已經是半個小時後的事了，她拿起手機，發現戚昊威沒再傳訊息來。

現在回傳「我也很想你」，會不會有種反應慢好幾拍的感覺？蔡杉樂雙手捧著手機，內心上演拔河賽。

還是……算了吧？

等兩人碰面，直接當面告訴他，她也很想他，免得文字傳來傳去，表達不了完整的意思。

打定主意，她刪掉已經打好的字，和徐可楓聯絡後，她把手機放回包包裡，離開公司。

她打算先去買姊姊最愛吃的瘦肉粥跟幾道小菜再去醫院，給姊姊一個小驚喜。

CRESCENT FAMILY